



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暴风雨的儿女



暴风雨的儿女

〔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纪 欣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РОЖДЕННЫЕ БУРЕЙ

据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2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6) 译出.

封面设计: 王增寅

暴风雨的儿女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 170,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8\frac{5}{16}$ 插页 2

1981年5月北京第1版

198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95,000

书号 10019·3144 定价 0.77 元

第一部

第 一 章

轻轻的敲门声。柳德维加目光离开书本，侧耳倾听。又是一阵轻轻的，但却是固执的敲门声。只有尤泽福老头才这样小心谨慎地敲门，好象事先为打搅主人道歉似的。柳德维加不由得朝古老时钟的指针瞥了一眼。

“快一点了……什么事，老头这么晚了还来敲门？”

热罗姆斯基^①的小说从被子上滑到地毯上。柳德维加把丝绸和服披在裸露的肩头，不知是由于丝绸发凉，还是由于莫名的不安，她禁不住颤抖了一下。

“是你吗，尤泽福？”

“是我，尊贵的夫人。”

从老仆走进卧室竟忘了鞠躬，以及他那慌里慌张的神色来看，柳德维加就知道准是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

“爱德华伯爵老爷回来了，伯爵夫人……”

“你说什么？……爱德华？……他在哪儿？……”柳德维加急切地问道，虽然声音低似耳语，她却觉得自己是在大声喊叫了。

柳德维加万万没有料到丈夫会回来。她想使自己平静下来，但没有成功。她忘乎所以地跑出了卧室。宽敞的客厅里

① 热罗姆斯基(1864—1925)，波兰作家。著有《流浪汉》、《罪恶史》等反映波兰贵族压迫人民和波兰人民反抗外族侵略的作品。——译者

只有钢琴上的蜡烛放着昏暗的黄光。一个穿灰军大衣的人正在解下肩上的背囊，他听到开门的响声，迅速地转过身来。柳德维加本能地掩上衣襟——在她面前，背光站着一个陌生男人，头上一顶皱皱巴巴的毛皮高帽低低地压在眉梢。柳德维加的目光惊奇地停留在陌生人那部浓密的大胡子上。这个士兵抓住柳德维加的手，把她拉到自己的跟前。她急忙闪开，可是那双男人的手握得更紧了。

当这张陌生的、胡子拉碴的脸凑近她的眼睛时，突然袭来的惊惧又突然消失了。现在无论是毛皮高帽，还是乱蓬蓬的大胡子都再也骗不过她了。爱德华的那双眼睛——稍稍眯缝的眼睛和又弯又细的眉毛，她可以在千万双眼睛当中辨认出来。然而，这毕竟不是她心目中的爱季：她的爱季一向温文尔雅，是个佩戴着金光闪闪肩章的近卫军上校。

现在，他的胡须和脏衣服都散发着一刺鼻的马合烟味，潮湿的军大衣也是臭气扑鼻。

莫格利尼茨基懂得妻子的心情，没有吻她那颤抖的、丰润的双唇，只是吻了吻鬓角上的一绺蓬松的鬓发便放开了她。跟进来的尤泽福站在一旁。

“我这副模样同你见面，全是尤泽福的过错，我还没有洗澡换衣服，他不该先告诉你我回来了，”爱德华似乎是表示歉意地小声说，一面摘下了毛皮高帽。他懒洋洋地用手拢了拢蓬乱的头发。这个熟悉的动作唤起了柳德维加往昔对丈夫的柔情密意。她感到内疚，因为亲人穿一身脏衣服和那令人不快的外表竟引起她瞬息的厌恶之感。她忘了尤泽福在场，紧紧地偎依着丈夫，双手抱住他的头，吻着那双亲切的、毫无变

化的眼睛。这回倒是丈夫小心而又果断地把她推开了：

“等等，柳德维希，等等，我得把这身脏东西脱掉，要紧的是先洗个澡。我浑身里里外外都脏透了。最近这两天我坐的是火车头，睡在煤堆上，其实根本没有合眼……”

一小时后，当爱德华走进妻子的卧室时，又使她惊诧不止：大胡子不见了，可是竟连那鬈曲的头发也剃掉了。额角突出、头形端正的大脑袋显得明光锃亮。他又不象自己原来的模样了，因为他从来没有剃过光头，知道剃光头不好看。他身穿尤泽福从伯爵的旧衣柜里找出来的一套灰色西服，这使柳德维加想起了新婚之后他们在尼斯度过的头几个月。在那里，她第一次看到他不穿军装。

“好了，亲爱的，现在不必怕我了，可以亲我了，”他说。

清晨溜进了卧室，一缕灰暗的光线从窗帘的缝隙透了进来。柳德维加醒了，她怕惊醒丈夫，便没有动弹，一直端详着睡梦中的爱德华。爱德华深深地呼吸着，随着他的呼吸，丝绸衬衣在宽阔多毛的胸膛上起伏。倔强的嘴半张着，嘴角堆着明显的皱褶。多少个不眠之夜，经常的担惊受怕，一下子都显露出来了。他很疲乏，烈性葡萄酒、丰盛的夜餐以及妻子的爱抚又使他陶醉，他刚刚对她讲完最重要的事情便沉入了梦乡。

他回到这里来，是因为她在这里。他当然一直没有忘记她。他从巴黎出发，穿过两条战线，不畏艰险千里迢迢而来就是为了她。不错，他也接受了某些任务……但是，如果不是有波兰最美丽的女人在这里等着他，他难道能离开巴黎，丢下陆军部的工作，冒着风险长途跋涉吗？他说最后几句话时已经

睡意蒙眬了。从丈夫的简短话语中，柳德维加已经意识到将要发生巨大的事变。她也猜到了有一种危险迫在眉睫，这是一种会毁掉她整个生活方式和全部生活基础的、破坏性很大的可怕的危险。不过，她仍然是幸福的。不论发生什么事，有他在这里，就用不着害怕。和往常一样，需要做的一切事情都由他拿主意和处理。她可以躲在他那宽阔的肩膀后面，用不着自己去解决任何重大的实际问题。

爱德华象他突然入睡一样突然醒了。他们的目光相遇在一起，两人都笑了。

“你会怎么想，正梦见有人用钝刀子割你的时候，突然醒来了，猛然看到的已不是强盗的嘴脸而是亲人，会有什么感觉呢？……天不早了，该起床啦。”

“闭上眼睛，爱德华，我这就穿衣服。”

他温情地笑了。

他拾起掉在地毯上的书，装做读的样子。这是热罗姆斯基的《忠实的河流》。起义，舍生忘死，忠贞不渝的浪漫主义作品……

她没有变，照旧让你闭上眼睛。真是个成年稚子！浪漫的生灵！……

在莫格利尼茨基伯爵的古老府邸的所有二十七个房间里，通常的早晨生活开始了。楼下一部分房间住着仆人，他们早就醒了，厨房里正在准备早餐。两个女仆和一个年轻的男仆在清扫前厅和大客厅。楼上还在睡着。柳德维加的女仆，十六岁的漂亮的赫利娅是老尤泽福的孙女，她正想收拾女主人

的梳妆室，但发现门锁着，便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祖父。老头子叫她不要惊动伯爵夫人，今天不用打扫她的房间了。

爱德华一面欣赏着妻子梳妆台上那些熟悉的珍贵饰物，一面等待妻子回来。她很快就和尤泽福一起进来了。老头白发苍苍的脑袋深深地垂了下去。在蓝色的哥萨克式上衣下面，他那瘦削的肩胛骨清楚地显露了出来。尤泽福从爱德华小时候就服侍他。老头子对伯爵一家忠心耿耿，象只老看家狗一样，时刻准备朝每个企图走进主人宅邸的人身上扑过去。伯爵府邸里若没有尤泽福，那将是不可想象的事。莫格利尼茨基一家对他就象对站在前厅入口处的两个身穿甲冑的中世纪骑士一样习惯。两尊骑士像和尤泽福家一样，都是世代相传下来的。

老头自己是仆人，他的儿子和孙子也都相继成了莫格利尼茨基伯爵家的仆人。尤泽福十五岁上就开始服侍爱德华的祖父，后来当了管家。因此，爱德华对他十分信任，视为心腹。

“尤泽福，我吩咐的事都办完了吗？”

“是，都照办了。尊贵的老爷回家的事，我谁也没让知道。我亲自来打扫伯爵的房间。给您这把钥匙，是书房通尊贵的夫人卧室门上的。自从您走后，除了我和伯爵夫人以外，谁也没有到书房去过……赫利娅来收拾房间的时候，请尊贵的老爷到书房去待一会儿。当然，我孙女是对谁也不会说的，但是这样更好一些……”

尤泽福说话声音很轻，杂着老年人的嘶哑嗓音。爱德华端详着他那清瘦的面容和灰白的长连鬓胡子，这才看出近三年来他苍老多了。

“很好，尤泽福，现在你给我谈谈那个德国少校吧，他叫什么名字？”

“阿道夫·松年堡，尊贵的老爷。他住在家庭教师的屋子里。他带着一个勤务兵。那是个二流子，整天价在厨房里转游，晚上同亚当一起睡在下房里。少校老爷是贵族出身，斗胆向您禀报，他是个规矩人。他禁止他的士兵在我们禽院里胡作非为，不然他们可是又宰鹅又杀鸡……”

“庄园里有多少德国人？”爱德华打断了他的话。

“一个骑兵连。他们的马吃我们的燕麦已经一个月了。老太爷最初不让给他们，德国人便把庄园总管老爷抓了起来，这才不得不打开粮仓。现在少校住在我们这里了，德国人虽说是到村里去弄干草，其实也都是我们的……”

“士兵们住在哪儿？”

“住在庄园里。”

“好啦，你什么时候到叶罗尼姆神甫那里去？我想今天就见到他。”

“我这就去。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没有了。”

尤泽福走到门口又站住了。

“可以告诉叶罗尼姆神甫，尊贵的老爷回来了吗？”

爱德华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肯定地点了点头。

房里就剩下了莫格利尼茨基夫妇。爱德华走到妻子身旁。

“原谅我，爱季，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需要叶罗尼姆神甫？我实在不能相信你已决定向他忏悔你的罪过！”她说着清脆地笑了起来。

爱德华温柔地搂住了她。

“难道你讨厌叶罗尼姆神甫？”

“不，但是有点奇怪，你回来的事连爸爸、弟弟和斯捷芬妮娅都不让知道。”

“可是叶罗尼姆神甫却受到特别邀请。这你不要奇怪。我不能深更半夜惊动大家。家里还住着德国人，而我却是……法国军官。你该明白了吧，柳德维希？明天我就动身到华沙去，知道我回来的人越少越好。”

“怎么，你又要走？”

“我很快就会回来，柳德维希。”

“瞧你，不跟我团聚这几小时，倒叫那个讨厌的耶稣会士来。”

爱德华微微笑了笑说：

“我找他是受人委托。这是你不感兴趣的事。原谅我，等叶罗尼姆神甫来时，我们要单独谈谈。他对红衣主教曾有所请求，是有关教会的事……这是他的秘密，他不愿有别人在场。好啦，我现在问你几件事。”

“你问吧，爱季。”

“告诉我，这个少校和你们一起用餐吗？”

“是的，是爸爸和斯捷芬妮娅请他来的。他的行为无可指摘。法语说得相当不错……只是他有时带一个叫施穆利特克的中尉来。那是个粗鲁的巴伐利亚人。你要是听到他的恭维话就知道多么庸俗低级了！他总想表明，这儿的主人不是我们，而是他们。爸爸说施穆利特克对他有过很大帮助，但不管怎么说，我却非常讨厌他。”

爱德华猜到她言未尽意，话中有话，眉头慢慢皱了起来。柳德维加看出了丈夫的情绪，便用指尖把他紧锁的双眉舒展开来。这种无言的接触总是能代替语言来消除他们之间的任何芥蒂的。当她的手指慢慢移向他的嘴唇时，他不由得凝视起她那闪闪发光的钻石戒指来。

“柳德维希，你的珠宝首饰都藏到哪里了？”

她那毛茸茸的睫毛惊奇地往上一挑。

“真奇怪，爱季，你不问问我这三年是怎么过的，却关心……”

“你真是孩子，柳……我问你这个，是因为我需要知道咱们手里还有多少贵重物品。等一会儿我再告诉你这是为了什么。你记得不，你那些钻石原来值多少卢布？”

“有一次妈妈对婶婶说，给我作陪嫁的珠宝首饰值十七万卢布。你送给我的钻石值多少，你自己知道。”

爱德华很快地盘算着：“十七万加十二万一共二十九万。花园里埋着一桶十卢布的金币，共值二十万。法国银行里存着六十万法郎。英国银行里在柳德维加名下存着一万二千英镑。除此，我口袋里还有一万七千德国马克。这就是全部可以算作金钱的东西。大约折合一百万金卢布。其中只有一半是属于我和柳德维加的。我全部七百万家产剩下的就是这些了！……至于那九千俄顷土地、农场、庄园、火磨、制革厂和一千六百俄顷森林，现在看来，一切都要土崩瓦解的时候，已经很难算什么财产了。为了这一切还得斗争……现在我们手头还有五十万金卢布，万一遭到不测，总比一文不名强得多。”

门外传来了笑语声。

“弗拉杰克，你该学规矩点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劝说着。

回答是嘻嘻的笑声。

“这是斯捷法和弗拉季斯拉夫，”柳德维加惊慌地低声说道，“尤泽福已经告诉他们我不太舒服，谁知他们还是来了。”

爱德华拉着妻子走进她的卧室，急忙打开书房门躲了进去。

“暂时什么也不要对他们说，想法尽快把他们支走，”他一面关门，一面说。

“你怎么啦，亲爱的？他们说你不舒服啦，是吗？”斯捷芳尼娅一面朝屋里走，一面炒爆豆似的说着。

她身后的弗拉季斯拉夫·莫格利尼茨基，象滑冰一样，一下子溜了进来。

“她仍象往常一样迷人，我用人格担保，”他口齿不清地说着，机伶地赶过斯捷芳尼娅，飞到柳德维加身边。

当他那黏乎乎的嘴唇接触到她的手时，柳德维加象往常一样感到嫌恶。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随着这个淡黄头发的青年由孩童长大成人，愈来愈使她感到讨厌。

“看见了吧！柳德维希，为培养我们这个小叔子，钱花了千千万，都白费啦！他活象个赛马的骑手总想跑第一，”斯捷芳尼娅半带轻蔑地笑着说。

弗拉杰克洋洋得意地整了整蝴蝶结说：

“兵贵神速，出奇制胜，是伟大军事统帅们的座右铭！”

为了改变这不愉快的话题，他建议斯捷芳尼娅把她丈夫刚来的信给柳德维加看看。

“斯塔尼斯拉夫写些什么？”柳德维加颇感兴趣，搂住斯捷

芳尼娅的肩头同她一起坐到沙发上。

弗拉杰克坐在对面，以内行的眼光欣赏着斯捷芳尼娅裹在丝袜子里的丰满的腿肚子和柳德维加的匀称的双腿。

“我亲爱的斯捷福奇卡，”柳德维加故意大声念着，好让书房里的爱德华听见，“我们的司令部现在基辅。这是一个相当文明的大城市，有个不错的歌剧院。譬如昨天我们就看了歌剧《浮士德》。我们的团长，贝克林道夫老头子颇为惊奇：‘简直和慕尼黑一样！别看这是一个野蛮的国家，到处是强盗。’上次信中我已告诉过你，我们占领奥斯特罗格以后，我得到了两周休假，到沃伦州小博罗维察的领地去了一趟。当我看到那里的情况时，是何等气愤，你是想象不出来的。房子被洗劫，所有屋子都空无一物，玻璃全被打碎，连房顶上的铁皮也被揭走了。所有机器都被抢去。庄园里的马匹牛羊都被农民分光，粮仓也被砸开。除了破烂不堪的房屋之外什么也没有剩下。周围垃圾遍地，一片瓦砾。总管被打死，下面人也都跑散了。在占领博罗维察的一排法兰克福士兵的帮助下，我进行了一次侦查和搜捕。俄国神甫帕伊西（我就住在他家）告诉我都是哪些人抢劫的和怎么抢劫的。根据他的建议，我们在村里挨户搜查。当然，找到的东西少得可怜。全部物品只装了三间屋子。我已让法兰克福士兵搬到我们家里来住。盖特曼卫队长（你记得吗？就是那个小店主马祖连科的儿子）和他全家也住到我们家里来了。我让他做领地的临时总管。他表现得不错，是个有用而能干的小伙子。他向我发誓一定把所有东西找回来，连一片木屑都不落。花三十马克请一个总管，比他好的现在是找不到了。村里的人他都认得，凡能追回来的

东西，他一定会追回来。法兰克福士兵和他住在村外比较方便，他们都在一起，一旦遭到攻击，便于防御。你要知道，四周全是打游击的强盗。遗憾的是，神甫指名道姓的人，在我们到来之前，都跑到林子里去了。只剩下一些蠢驴。为了叫这些混蛋以后不再抢劫，我叫马祖连科把那些最坏的用鞭子抽了一顿。当然，抽打的时候我并没有在场……”

“多么可怕！”柳德维加小声说着，把手和信放在膝盖上。

“是啊，斯塔尼斯拉夫和斯捷法彻底破产了。在博罗维察总算留下几间房子，而加里西亚的庄园可全烧光了。我简直不懂，他在那里为什么那么手软？要叫我，非把全村的人绞死一半不可。把这些畜生的马匹牛羊和粮食统统夺过来，”弗拉季斯拉夫随声附和地说。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是说可能鞭打了无辜的人，这太可怕了。斯塔尼斯拉夫竟会干这种事！我不明白……但是一个真正的贵族是不应该做这种事的，”柳德维加激动地打断了他的话。

“你说得倒轻松！你和爱德华的财产毫无损失，而我和斯塔尼斯拉夫几乎是一贫如洗了，”斯捷芳尼娅气愤地说。

“我很想知道，你说的‘真正的贵族’是什么意思，”弗拉季斯拉夫也火了，“难道只有你们切尔涅茨基家才配这种称号？”

“得了！得了！弗拉杰克，”斯捷芳尼娅摆着双手说，“我看你们是不想听我读信了。”

她是木材商的女儿，这位木材商拥有几百万家产，可以满不错地顶一个贵族徽记了。弗拉季斯拉夫那种公鸡般的高傲一向使她感到滑稽可笑，这一回却使她非常气恼。弗拉季斯

拉夫还想说点什么，但外面有人敲门，接着进来一个身材魁梧的仆人禀报说，老太爷前来看望尊贵的夫人，说着，他毕恭毕敬地退到一旁，给一个身躯肥胖、面皮松弛的老人让路，老人缓慢地、艰难地拖着两腿走进屋来。

“尤泽福和叶罗尼姆神甫马上就要到了，可是现在他们好象故意似地全聚到这儿来了，看样子一时还走不了。得预先告诉尤泽福一声，让他直接把叶罗尼姆神甫领到爱德华的书房去。不过这一切都让人莫名其妙：爱德华回来了，可家里人谁也不知道！难道他真的那样危险吗？还有这个讨厌的男孩也在这里！”柳德维加气愤地思忖着。

“可恶的秋天！又使我浑身疼痛。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发冷。亚当，把我的腿盖好，你就可以走了。去把床铺好，”老头子声音嘶哑，吃力地挤出上面的话来。哮喘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呼吸困难，嗓子眼里啞啞响。

亚当走出房门。

“我们正在读斯塔西的来信，爸爸，”斯捷芳尼娅坐到老人身旁说。

老伯爵那没有一点光彩的眼睛活了起来。

“他都写些什么？念一念！”

斯捷芳尼娅只好把信的前半部分给老头又读了一遍，然后接着读道：

“虽然信是军邮，但我不能把什么都一一写给你们。遗憾的是无可告慰。乌克兰真象捅进去几根棍子的蜂房。我们德国军队就是其中的一根。蜂子蜇人越蜇越厉害，不带铁纱面罩就不用想迈出门。天知道，也许我很快就能同你们见面。